

彻底清查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

【明慧网】继王立军、谷开来、薄熙来落马受审，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拘捕的消息也在海内外热传，而中共依旧企图以其贪腐、政变、淫乱的恶行转移世人视线，掩盖周永康追随江泽民极力推动迫害法轮功、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恶。

现在，中共政权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已在国际社会广泛曝光，并在国内迅猛传播，彻底清算周永康及其后台江泽民和曾庆红、罗干等迫害元凶欠下的血债是历史的必然。

从迫害法轮功中捞取政治资本

1999 年 7 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真、善、忍”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周永康在 1999 年至 2002 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为迎合讨好江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遗余力地执行其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他授权、利诱和驱使中共暴徒用酷刑、谋杀和失踪等手段迫害无辜的善良民众，令四川成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多的省份之一。

他在经济上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他对迫害头子和骨干用远超工资的非法收入，利诱其对法轮功学员巨额罚款、抄家打劫、强霸其企业财产和土地，很多“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国保、派出所、乡镇、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头子大发血腥横财。

八年血雨腥风

周永康执掌政法委以来，不仅一直以讲话和行文的方式，胁迫、操控全国庞大的政法系统对法轮功持续迫害，还频频流窜各地坐镇指挥、督促加重迫害。他以奥运、世博“安保”等为名，一次又一次地加剧对法轮功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欧洲议会在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通过了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

学员的迫害。

在对法轮功学员“百分之百转化”、“决不放过一个”的灭绝政策下，罗干与周永康对全国政法系统下达指令：“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将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生杀大权直接交给各级“六一零”、国保、公安、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和精神病院的恶徒。恶人的口头禅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

贺伟华，一位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曾因针砭时弊被关进精神病院。他描述：“在那里，我亲眼目睹那些坚持法轮功信仰的人们遭到暴力殴打、被脱光衣服绑在冰冷的铁板床上被用药物摧残。他们或被打针，或被用胶管从鼻孔插入胃中灌药。我亲眼看到受害者被捆住的双脚不停地抖动，眼睛上翻，痛苦得好像眼珠子都要跳出来，却不能够发出声音。那些原本活蹦乱跳的正常人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一具具‘僵尸’，从此脸色惨白、目光呆滞、表情僵硬、动作迟缓，甚至丧失记忆和思维能力……。这些信仰者的苦难让人欲哭

无泪，又岂是一个‘人间地狱’可以概括得了的呢？”

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打压，导致当今中国大陆道德体系全面崩溃，黄、毒、贪腐、黑泛滥，社会乱象纷呈，其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练就的残酷迫害手段也被延伸用及普通民众身上，社会变得毫无公正可言。

主导推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最为邪恶的是，周永康在政法系统主导推动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时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创举”，在罗干和周永康的组织、推动下，迅速在全国铺开。中共军队、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包括军方、武警和地方医院）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大肆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制造了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然而天理昭昭。天惩的序幕已经拉开，王立军、谷开来、薄熙来、周永康等曾不可一世的迫害者相继落马，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元凶和罪无可赦的迫害者被彻底清算也为时不远。◇

肝硬化八年久治不愈 修大法从此与药无缘

【明慧网】1988年，我被武警学院医院查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1989年在北京解放军302医院住院半年多。1990年2月，被解放军302医院诊断为早期肝硬化，后被解放军301医院诊断为肝炎后肝硬化。

患病后没法上班了，只好病休，这一休就是八年多。天天把药当饭吃，甚至饭可以不吃（因胃口不好），药不能不吃。每月都要去医院看病拿药，几乎每年都住院，花钱数万元越治越重。

“别人忙着升官，我忙着生病。”这是我对朋友说的自嘲的话。什么事业，什么前程，再是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再有本事，身体

“我以为我这辈子要守寡呢，没想到你活过来了！”
这是河北廊坊法轮功学员张其平的妻子对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痊愈的丈夫发出的感慨。



张其平，原武警学院部队管理系教员，副团级。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河北廊坊市“610”（中共专事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武警学院对他进行绑架、抄家、非法拘留、降级和强行复员等迫害。

不行了还能干什么？简直是废人一个！长期生病对家里是个负担，对单位是个包袱，对社会是个累赘，活着还有啥意思？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不想活的念头都有了。

1996年10月4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日子。我炼法轮功不久，就全身轻松，胃口大开，睡眠改善，精力充沛。原来上楼喘气，现在上高楼也面不改色气不喘。原来到阳台透透气回来鼻子不通气了，现在骑电车外出寒冬腊月也不用戴帽子。

这是真正的病好了，而且没花一分钱的学功费。

自1997年以来，我再没吃过一片药，没去看过一次病，为单位省了大笔医药费。世界上有个医生能做到让病人连续十七年不用吃一片药，不用看一次医生而身心健康？法轮大法让我做到了。

2010年7月、2011年6月，廊坊市“610”和光明西道办事处几次骚扰我，要我去填“转化”表、“保证书”等。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在做身心健康的好人，还向哪儿“转化”？向坏人那儿转？“保证”什么？保证不做身心健康的好人？法轮功救了我一命，你们不让炼不就是要我的命吗？！◇

【明慧网】我是一个处级干部，所在单位，按社会上说，是最有油水的地方，管理运输车辆，又掌握着财权，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关、卡、要从车主客户身上揩油水，作为生财来源。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中，人们已分不清善恶廉耻。

在此环境中，我争强好胜，人尖上拔尖，眼睛向上看；专权为利，唯钱是瞻；得风便是雨，有我满堂红，没我就搅了局，对人世间的纷扰困苦已经麻木了。

我虽然恶业满身，却生来信仰神佛，相信人有六道轮回。一个人独处时，心里十分苦楚难耐，见庙就烧香磕头，心里常想，这神佛在哪？

1998年7月1日，我在公园接二姐，见到二姐从前的病秧子，身体瘫软下不了

弃恶从善 归正人生路

局长：“我真佩服你们师父，把你这样的人都给变了。”



楼，现在竟飘飘然向我走来，心里悠然升起一股敬佩感，心想，她怎么这么精神焕发，光彩照人？原来是炼了法轮功。我向二姐打听：“你说修法轮大法好，好在哪儿？快说说，那书里说到世道衰败、道德败坏了吗？说到六道轮回了吗？说到如何做好人了吗。”二姐点点头说：“说到了，都说到了。”我应允她：“我也炼。”

《转法轮》，我读了一晚上。接着身体就被净化，炼功时，从口鼻中往出排黄脓水，二十多天里，公园炼功时，天天往出排，排出去足足有三、四大盆黄脓水，排出后，轻松多了，渐渐恢复了健康体魄，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畅快。

随着身体的变化，思想境界在逐步提高，对权欲名利，也在逐步看淡，不再去

争横斗术了。做事开始从别人的利益着想，努力从“真善忍”的做人角度衡量是非曲直。

有一次，他们扣留几辆违章运货车，我只叫其补交车辆管理费，没有让罚款，让客户赶快把车领回，以免耽误运营业务。客户十分感动，几次三番地要把钱往我兜里塞，我婉言谢绝，并晓之以理，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能要别人的钱财。他激动地说：“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大法弟子太好了，你们法轮功真是块净土。”

在我们局，主管运营的局长，曾体谅地对我说：“你刚刚把工作理顺，按理说挖钱的机会来了，你却主动要求退下来，我实在惋惜和无法理解，我真佩服你们师父，把你这样的人都给变了。好人难做啊。”◇

法轮功学员自述贵阳市金竹镇烂泥沟洗脑班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贵阳烂泥沟洗脑班”是贵阳市政法委下设的，对贵州法轮功学员实施肉体和精神迫害的私设监狱，近年来已迫害致死四名法轮功学员：包丽群、刘远珍、石通文、高茂森。

洗脑班对外伪称“贵阳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地点在贵阳市小河区（原属花溪区）金竹镇朝晖厂旁，被非法关押在烂泥沟洗脑基地的法轮功学员长期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在烂泥沟洗脑班，六一零恶徒安排三个包夹人员看守一个法轮功学员，同住一个单间，24 小时受到包夹人员寸步不离的监控，逼迫写所谓的保证，天天逼迫看诬蔑法轮功的音像制品和书籍，甚至长期让男包夹与年轻女法轮功修炼者同住一屋；包夹人员不断的威胁、恐吓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让家属给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如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学员或是被送劳教，或是无限期非法关押不让回家。

二零一一年十月，我和妹妹在省城贵阳买家具，黔西家里来电叫我回家，说黔西城关镇的人叫我回去、要给我解决生活和住房问题。我劝家人不要听信他们的话，共产党的欺骗和狡诈我是亲身经历和见识过的，后来家人又几次来电说他们叫我回去，说他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帮我解决实际问题。我说要买完家具再回黔西，并提醒家人不要对共产党心存任何幻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四日，黔西县政法委、公安局六一零办（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黔西县城关镇、行政中心、城中派出所、和黔西县城北村委会等几个单位联合到贵阳绑架了我。回到黔西县行政中心，黔西县政法委副书记龙明卫提出要我签署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当我明确拒绝以后，第二天（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我被送到贵阳市金竹镇烂泥沟洗脑班非

法关押，洗脑迫害将近一年（十一个多月），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中旬才回家。

我只因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真话就被非法关押三年零五个月，在黔西看守所、戒毒所、贵州中八劳教所经历了非人的折磨。直到二零零四年五月，我才从贵州中八劳教回家。从二零零四年五月到二零一一年十月我在家的七年多时间里，除了李友华警官帮我出具证明领取我应得的一万元移民款之外，黔西县政法委、公安局六一零办、黔西县城关镇、行政中心、城中派出所和黔西县城北村委会等几个单位除了不断有人去我家骚扰，还暗中对我进行跟踪监视，可从来没有谁提出过要帮我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

贵阳市金竹镇烂泥沟洗脑班内称“贵阳法制中心”，对外没有挂牌，是共产党私设的一个洗脑班，秘密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绑架到那里无限期关押。洗脑班的目的和监狱、劳教所是一样的，就是要修炼人放弃对法轮功（法轮佛法）的信仰，但它里面采用的手段，因人而异。洗脑班里很多做“转化”工作的人都是各监狱或劳教所抽调进去的警察（不定期的轮换），但在洗脑班他们都不穿警服，不叫干部或警官，而叫老师，表现的伪善。

每一个法轮功学员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三张床，法轮功学员睡最里边，另外有两个人睡外边，他们是从外面请来的，里面叫生活老师。他们和法轮功学员同吃同住，每周回家两天，一般不做“转化”，只负责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不让法轮功学员之间碰面，当所谓的“责任老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放影碟洗脑，最多的是攻击大法、诬蔑师父的。一般所谓的老师会安排他们先放所谓传统文化或其它宗教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法轮功学

员一般都喜欢看传统文化或修炼故事，等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开始放攻击大法、诬蔑师父的碟片。

那些做洗脑“转化”的人经常问法轮功学员：你们明慧网上报道说我们学习班如何迫害法轮功，说我们强奸法轮功学员、还有老虎凳、灌辣椒水，你看看我们这里是不是象明慧网说的那样？我们这里对你们是不是迫害？这个看似宽松、没有暴力和恐怖的环境不知欺骗了多少法轮功学员。其实，随意把人关起来就是迫害，而且是严重的迫害；而强制洗脑，更为邪恶。

烂泥沟洗脑班当时对我表面上看没有强制措施，其实也是有的，在里面它绝对不让你炼功的（有专人看着），也不让你学法，甚至连手表和手机都不能带进去。而且法轮功学员在里面被无期限关押，从几个星期到几年的都有，直到你配合它脱离大法为止。在里面除了所谓的责任老师来洗脑时，它随时都要放碟片强制看，你不看不听都不行，碟机就放你的面前，低头抬头都看见，声音就往你耳朵里灌。为了不看不听影碟，不看电视（晚上看新闻，看电视），我每天只有用双手捂住耳朵，在只有五步距离的范围内（从门到桌子之间的空隙）走来走去。当时是一个姓何的警察负责做我的“转化”，他诬蔑说我不配合他们洗脑，是不真、不善、不忍，不象一个修炼人，为了强迫我看影碟录像，他不准我在房间里走动，放录像时他坐在我旁边，不停的用双手拉开我捂耳朵的双手，我的双手经常被抓得红一块，紫一块。

希望更多世人能够认清洗脑班的邪恶本质。并非只有酷刑才是迫害，非法拘禁、强制洗脑就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对人信仰自由的践踏，是邪恶的迫害，无论它打着什么旗号，都掩盖不了其罪恶本质。◇

文／贵州省大法弟子

十五年漫长而心碎的分离

【明慧网】泛黄的照片里，幼年的王晓丹依偎着爸爸笑得无忧无虑。她不会知道长大后自己和爸爸会有如此漫长而心碎的分离。

王晓丹的父亲王志文是原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络人。他是 1999 年 4.25 中南海万人和平上访中，会见中国总理朱镕基，并与之交谈的几名法轮功学员之一，也是 1999 年圣诞节期间被非法判重刑的四人之一（被非法判处 16 年徒刑）。

王晓丹 8 岁时父母离异，父亲王志文单独将她抚养长大，于 18 岁时送她到美国留学，自此一别十五年。最初在异乡清苦孤身奋斗的她，全靠父亲的来信给她精神鼓励，而父亲的一言一行，不但是她记忆中的珍宝，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楷模。如今她也和父亲及祖父一样，是个土木工程师。

父亲的被抓，对于未经世事的晓丹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四个月渺无音讯后，在电视屏幕上第一次看到憔悴、但坦荡的父亲时，晓丹的心都碎了。她一遍遍地抚摸着电视屏幕上父亲苍老的面容，内心反复呐喊：“为什么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却被抓捕判刑？”



幼年的王晓丹和爸爸

“亲戚去探望他的时候，买给他的一份饭菜很快吃完了，再买一份饭菜又很快吃完了。我想他在狱中没什么吃的。”“（父亲被关押）一开始的时候，被打得很严重。十指被插上竹签，骨头被打碎了，牙被打掉了，不让睡觉，经常被打。”说到这里，晓丹泣不成声。

“那个时候我给姑姑打电话，姑姑问我要捎什么话儿？我说：只有一句：爸爸，我支持你！后来听说她带到了信儿，怎样的酷刑折磨，他都没有屈服，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喉结上下哽咽，眼睛湿润了……”

“在我的婚礼上，我们在父亲的空位上摆了一支玫瑰花，以此代表他的出席并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我一直将这朵玫瑰花保存完好，准备等到与父亲再相见那天，能亲手送给他，并告诉他其实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2013 年 12 月 5 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人权听证会上，晓丹难过地举起一小段父亲在狱中亲手打磨光的小树叉。这是 2 个月前，国内亲友在探访父亲后辗转带给她的。“15 年来，这是我唯一从父亲那得到的东西。”“这传达了一种精神，这是我和父亲的一种联系。”

背景资料：1999 年 4 月 25 日，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集体到位于府右街的国家信访办上访，而信访办就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的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可后来中共为了给全面迫害大造舆论，却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描述为所谓“围攻中南海”。事实上，当天总理朱镕基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真有围攻的话，总理怎么可能出来接见？这都是中共造谣，为迫害找借口。◇

巴克斯特的植物心灵感应实验

1966 年 2 月的一天，美国测谎仪专家巴克斯特在庭院浇花时，一时心血来潮，把测谎仪的两极接在一株牛舌兰花上，并向花的根部浇水。他惊奇地发现，在电流计图纸上，自动记录笔记下一大堆锯齿形的图形，这种曲线图形与人在高兴时感情激动的曲线图形很相似。

巴克斯特随后改装了一台记录测量仪，并把它与植物连接起来。他构想了对植物采取一次威胁行动：用火烧植物的叶子，一瞬间在心中想像了这个燃烧的情景，记录仪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在表格上不停地扫描，表

现恐惧。植物能知道人在想什么！因为巴克斯特此时根本没有任何动作。后来他又重复多次类似的实验。比如，当他假装着要烧植物的叶子时，图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植物还具有辨别人真假意图的能力。

巴克斯特又做了很多实验，发现植物还能够窥测人细微的心理活动，从而判断出人是否在说谎。巴克斯特对一位记者做过这样的实验，他要求这位记者在植物面前不管事实如何只做否定回答。巴克斯特开始询问记者的生日，一连报出七个月份，其中一个与记者生日相符，尽管记者均以



否定回答，但当那个正确的日期他也予以否定时，植物立刻做出明显的信号反应。

古人讲，思念一动鬼神知。关于植物的科学实验让人感到，“善恶出一念，天地尽皆知”这话有着更深的内涵存在。◇